



花打头

□王太生

花打头,当然是花打在头上。花打在人的头上也疼,微微、软软的疼,只是不会把人砸昏。

花打头,想到广玉兰。广玉兰花骨硕大,到了暮春自己托不住了,便松手,“哗”——一下从树上掉落下来,砸得花枝乱颤,打到树下行人头上,行人一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哦,原来是“花打头!”有一年,在杭州西湖,一丛广玉兰树高大茂密,我在树下东张西望,一颗花骨朵,若流星从天而降,险些被花“打”头。

花打头,植物生长凋谢的一种抒情方式。花朵硕大,经络萎缩,水分供应不上自然要掉。花落在地上,寂静无声,若在夜里,睡在屋子里的人听见声响,便是天籁。

广玉兰不是白兰花,比白兰花硕大,白兰花纤细文雅,广玉兰的花香不及白玉花。

香橼花,细密紧实,香气扑鼻。打在头上,不是一朵两朵,而是三朵四朵,一阵风吹来,若恰巧经过树下,一准落到你的头上。一朵香橼花打头,意味着有一只青香橼果,青绿带刺的香橼树上,秋天缀满像桔一样的香橼果。香橼和桔看上去像孪生兄弟,在这个世界,有许多东西都很相似,连植物也不例外。

桂花也“花打头”。桂花太细小,坐在桂树下读书的人,被桂花“打头”。桂花成熟了,要从树上掉落,打在人的头上,沾在头发上。

桂花打头,被“打”的人,自己感觉不到,是别人看到了,才知道被花打头,除非落到脖子里,凉飕飕的——花打了人的头,又躲到脖子里。

栾树花,秋天的花。高大的栾树上,金黄的小花芯儿被凉风一吹,便扑簌簌往下掉,溅在行人头上,想到天气凉了。这时候倘若有两个旧友,多年未遇,意外相逢,站在栾花纷落的树下说话,花打在头顶,听岁月回声,这初秋的新凉有栾花作伴,会生一股愉悦,一直飘到秋天的深处。

尘世里自生风雅。有个朋友,好酒。从前,坐在老院子里的树下喝酒,喝那种老暖的山芋干酿制的瓜干酒,他喝多了还要喝,杯不释手,醉意朦胧中,觉得有人用书本敲他头,过一会儿敲一下;过一会儿再敲一下,他放下酒杯,眼睛滴溜溜地乱寻,究竟是何人恶作剧、逗他?当然是一树红玉兰,花打头。

花打头,一个季节打在头上。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”,其实是“花打头”,只不过杏花细小,便微不足道。夏至,竹架上的丝瓜花,打在农人头上,意味着有一根长丝瓜。大寒,腊梅花打在额头,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梅花落”。

花“打”在树下行人头上,是什么表情和感觉?匆匆赶路的人,摸一下脑袋,就若无其事地走了,他有事要做,便无此闲情;若打在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头上,便有惊鹭的妩媚风情。如果一个俗人“花打头”,他就是被花“打”了一下;一个诗人“花打头”,会打出灵感;做小生意的人“花打头”,就是买彩票中大奖。

花打头,是地球引力作用。林间光影里的人,在时光的美好中散步,花从高枝上跌落,打到人头顶,是一种巧。

“打头”的花,有些是被一阵风吹落的,有些被鸟啄落,有些自然脱落。瓣上沾着晶莹的露珠,打在人的头上,飞花溅玉。

有时候,花掉落水面,正好有一条鱼摇尾从此经过,花打到鱼身上,叫“花打鱼”,最好是一条锦鲤。

我的晚报情缘

我家的良师益友

□孙建华

1995年《宁波晚报》诞生,同一年我家开始订阅。

那年,女儿正上小学,是二年级的小学生。从那时起,晚报伴随着她一起成长,成了她人生的良师益友。

女儿刚入学那会儿,胆子比较小,性格又内向,难免受委屈。偶尔眼泪汪汪地向我诉说所受的委屈,做母亲的知道她羞于与同学沟通,更不敢与老师交流,常把委屈憋在心里,这不利于她的成长。如何让她将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,我想让她学写日记,希望她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,学会与自己、与同学、与老师的对话。于是有意识地引导她多看报纸和有关书籍,学些写作技巧。

记得那时晚报有一个“月牙儿”栏目,是小学生优秀作品的选刊。我常与女儿一起阅读,并给她讲解。我们一起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快乐,她的写作也在逐渐长进。有天放学回家,她对我说:妈妈,老师看了我的日记后消除了对我的误解,那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也道了歉。女儿兴奋地比划着,委屈消失,雨后天晴,她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

女儿初中阶段,依旧喜读晚报。其中有个中学生的栏目叫《花季》,是她的最爱。好多次看到喜爱的文章,她就迫不及待走到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我这儿,有声有色地向我朗读。我欣慰地发现,女儿长大了,能分析文章好坏,会独立思考问题,可理解文章内涵。当她的文章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阅读时,她是那样的自信满满。

高中时,女儿的兴趣爱好更加广泛,看报的视角也更广阔。新闻时事、体育文娱、旅游购物等等都喜欢。为了先睹为快,家人争抢报纸时有发生。从这个小小的窗口中,让我们认知外界、了解时局、欣赏大千世界的精彩缤纷。因为阅读晚报,全家人有了许多共同话题。随着知识面的增加,女儿的写作题材丰富多彩,文笔运用得心应手,写作技巧和立意深度也上了一个台阶。

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直至工作,从稚嫩的小孩、青涩的少女蜕变成职业白领,二十多年弹指之间,女儿与晚报一起长大成熟,也见证了宁波晚报二十多年的发展史。晚报也从面世那一刻起,将自己的命运交与读者,和读者相交相连,同甘苦共悲喜。现在晚报的栏目更加丰富,涉及面更加广泛,可读性强,实用性高,亦接地气,贴近咱百姓的心。晚报内容大到世界要闻,小到逗你一笑。版面活泼多样,除了新闻时事,还有大众喜欢的民生经济、城事新闻及轻松休闲的体育文娱版面,亦有老年人、小朋友喜爱的板块,“人文”、“三江月”等更是我的最爱。

从相遇相识到相知,宁波晚报已成为我们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尽管现在电子版报纸阅读方便,但我家还是偏爱传统的纸质报纸,看报成了我家的每日一课。临睡前,看看报纸,闻闻墨香,沉浸在字里行间的愉悦中,劳累了一天的身心在阅读时得以慢慢释放。

秋风起

□岑玲飞

秋天,风的温度正好。阳光斜了,影子长了。小区的地面上还没有落叶堆积,树上还挂着一只蝉的空壳,忽然想起,蝉有一阵子没叫了,夏天的声音就这样戛然而止。

空气里还没有飘荡桂花的香甜,那是秋天还走得不够深远。青葱的樟树如在鼎盛之春,令人恍惚,仿佛春天与秋天是一样的。

在一场温暖的春风里有一场落花,在一场凉爽的秋风里有一场落叶。现在没有,但很快就会上演。春天的落花娇艳,秋天的落叶有时更娇艳。黄透的银杏叶、红透的枫叶,一地的浓彩重抹。花有花的形状,叶有叶的轮廓。现在没有,很快,落叶就会在大地上作画。

季节是被一阵风吹来的。春风的香是淡淡的,带着小清新,秋风的香是浓浓的,好像经过一夏的煎熬,终于熬制出漫天的香甜。也许,春风与秋风是一样的温度,只是春风吹走了严寒凛冽的风,令人感到了温暖,而秋风吹走了无处躲避的酷暑,令人感到了清凉。

实际上,秋天也是有一场落花的。细细碎碎的桂花,在缓缓的秋风里静静地落啊落,落啊落。秋天是庄稼丰收的季节,甚至连落花也是可以吃的。有一年,我摘了些桂花,用白糖腌制桂花酱。说起桂花酱,又想起了桂花糕、桂花凉粉、桂花汤圆、桂花酒酿等等。

五月里的树是娇美的,开满花的石榴树像一个老人,腰越来越弯,头越来越低,因为花变成了果实,到了九月,都像一个个实心球了。有时,我们会觉得树枝太纤细了些,支撑不了累累的果实,不得不低垂下来,直到你触手可及。

晚间,坐在小区的摇椅上,抬头望夜空,星星不多,零落的,冷清的,却很明亮。摇椅“吱嘎”“吱嘎”地响着,像摇船声,人坐在上面,就像坐在船上,一晃一晃的。快节奏的生活,在这摇晃里,忽然放慢下来。不看手机,不听手机里的音乐,只听草间的秋虫,不露一个影儿,却热闹地高唱。这奇妙的此起彼伏、汹涌的歌声,让人心情平静。

秋风吹来了一个季节,它比春天成熟,比夏天清凉,比冬天温和,它是诗意的,也是适宜的。